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三十回 餘杭縣清官逢奇案 段家渡濟公捉賊

話說冷二上堂來。老爺問道：“冷二，你說高國泰明火執仗，現在已把高國泰帶來，你可認得？”冷二說：“認得。回上老爺，他與李四明在屋中談心，小的聽得明白。”高國泰在旁說道：“回老父臺，我生員並不認得他。”李四明往前跪半步，說道：“老爺在上，這個冷二原來跟我同院，住我的房子，皆因他欠著小的的房租不給，時常同我借錢。借了幾次不還，他還要借，我不借與他，因此借貸不遂，他記恨在心，誣賴好人，求老爺格外施恩。”老爺說：“好，我用刑拷你們。拷明了誰，我辦誰。大概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招，把高國泰並李四明一同夾起來再問。”兩旁衙役等答應。將要用刑，忽然間公堂之上起了一陣狂風，刮的正好厲害，對面不見人。少時風住了，老爺再一看，見公案桌上有一張紙，上寫“冤枉”二字。老爺也不知是誰寫的，自己揣度：其中必有原因。吩咐：“來，暫把高國泰、李四明二人押下去，把冷二也押下去。”老爺退了堂。書中交代：這陣風乃是濟公來到，把手一指，起了一陣怪風。迷住眾人眼目，在公案之上寫了“冤枉”二字，自己出了衙門，領了馮順、蘇祿二人到了西門外。他也並不說住房，仍是往西走了有二里之遙，說：“二位，你等看這是哪裏來的銀子？”蘇祿、馮順二人立刻收拾起來，一起往口袋裏裝。濟公說：“這必是保鏢的達官遇見賊，把銀子搶了，這是剩下的，咱們揀個便宜。”三人說著，一直往西走，到一個鎮市叫段家渡，由北往南走了有一箭之地，祇見路東有一段白牆，上寫黑字是“孟家老店，草料俱全，安寓客商”。濟公立於那座門外叫開門。裏面問：“做甚麼的？”外面說：“住店，快開門。”裏面說：“沒房，都住滿了。”濟公說：“找一個獨屋就行了。”裏面說：“沒有。”濟公說：“我這裏銀子甚多，走不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裏面聽的明白。

書中交代，這座店乃是孟家老店。店東孟四雄、李虎。兩個夥計，一個姓劉，一個姓李，久慣害人。要有孤行客，行李多，被套大，他們立刻用蒙汗藥酒，把他治倒殺害。上房全有地道，因此這店不祇做買賣，竟專門害人。夥計一聽外面說有銀子，連忙到門口往外一看，見三人扛著有無數銀兩。夥計連忙來至櫃房說：“掌櫃的，外面來了兩個人，同著一個和尚，帶著許多的銀子要住店。”孟四雄說：“你何不把他們請進來。”夥計說：“我已經告訴他們說沒房。”孟四雄說：“我教你幾句話，你就說我們掌櫃的說了，怕你們三位帶著銀兩一路走，年歲飢荒，倘若遇見賊，輕者丟銀兩，重者傷性命。我們掌櫃的最喜行好，給你們三位順一間房，叫你們住罷。”夥計聽明白，回身出來開門，見三個人還站在門口。夥計說：“三位沒走呀？”濟公說：“你們掌櫃的聽見了，順一間房叫我們住，怕我們丟了銀子是不是？”夥計說：“不錯。”濟公說：“好，前面引路。”

夥計前頭走，濟公三人大步進了店門，見迎面是個照壁，東邊是櫃房，西邊是廚房，裏面東邊一溜房，西邊一溜房，正北是上房。和尚站在院裏不走，說：“你這院內是甚麼味？”夥計說：“甚麼味呀？”和尚說：“有點賊味。”夥計說：“和尚別打哈哈，你們住上房罷。”和尚說：“好，上房涼快，八面全通的。”夥計說：“祇是沒有糊窗戶，你進去罷。”和尚同蘇祿、馮順來至上房西裏間一看，靠北牆是炕，地下靠窗戶是一張八仙桌，兩把椅子。馮順、蘇祿也困乏了，坐下休息休息。夥計先打洗臉水，然後倒茶送來，說：“你們三位要吃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隨便給煎炒蒸煮，配成四碟，外兩壺酒。”蘇祿、馮順說：“我們兩個人可不喝，已因乏要去睡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們不喝我喝。”夥計下去喊了煎炒蒸燒四個菜，“白乾兩壺，海海的迷字。”和尚說：“夥計回來。”夥計問道：“要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代我要白乾兩壺，海海的迷字。”夥計一聽，大吃一驚，心想：“這和尚可了不得，真是內行人。要不然，他怎能也說江湖黑話？”夥計回道：“和尚，甚麼叫海海迷字？”和尚說：“你說理不說理？你如不說理，我打你一個嘴巴。”夥計說：“我怎麼不說理？”和尚說：“你纔說海海的迷字，你倒問我，我還要問你甚麼叫做海海的迷字。”夥計一想：“這話對呀，方纔可不是我說的嗎，倒叫和尚問住我了。”夥計方纔說：“我方說的海海的迷字，是給你打些好酒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也是說要點好酒，你去拿去罷。”

夥計到外面把酒拿來，和尚便睜開一隻眼直向酒壺內瞧。夥計說：“和尚你瞧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瞧瞧分量多少，貴姓劉夥計？”夥計說：“你知道我姓劉又問我。”和尚說：“我看你這個人倒很和氣，咱們兩個人一見就有緣，來罷，你可喝杯酒？”夥計說：“不行，我是一點酒不喝，一聞酒便醉了，人事不知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少喝點，一杯罷。”夥計說：“不行，要叫我們掌櫃的知道，我跟客人喝酒，明天就把我散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你不喝我的酒，倒叫我好疑心，彷彿酒裏放攔上甚麼東西是的，你不喝我也不喝了。”夥計說：“和尚，你喝你的。倒不是我不喝，如我們掌櫃的知道，不是買賣規矩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喝一口酒，這也不要緊，一段小事。”夥計說：“我把酒給你溫溫去，也許涼了。”夥計拿住酒壺來至櫃房說：“掌櫃的，這個和尚真怪，拿了酒去，他叫我喝，我不喝，他也不喝。我先換一壺沒麻藥的，他叫我喝，我就喝。”掌櫃的給了一壺好酒，夥計拿到上房來說：“和尚，小店本沒有這個規矩，你既叫我喝，回頭我喝。”和尚說：“你把酒溫熱了？”夥計說：“溫熱了。”給和尚，和尚一仰脖子，把一壺酒都喝了。和尚拿那壺有麻藥的給夥計。和尚說：“你喝這壺罷。”夥計賭氣往外就走。和尚說：“你不喝，我也不喝了，一個人喝酒沒趣。”吃了些飯菜，撤去殘桌，和尚閉上門睡了。

夥計到前面櫃房說：“掌櫃的，這三個人可就是和尚扎手。回頭動手的時候，可得留神和尚。”李虎說：“不要緊，回頭叫李夥計拿刀去，你在此休息，不用你問了。”劉夥計點頭答應。

待天交三鼓後，李夥計拿了一把刀，就奔北上房。來至裏面，把上頭門插根桃開，再挑底下。把底下挑開，用手一推，門上頭又插上。夥計一想：“怪呀。”又挑一頭，把上頭又撥開，一推門，底下又插上。夥計把窗戶搗了一個小洞，往裏面一看，見屋內三個人睡的是呼聲振耳，沉睡如泥。夥計又撥門，撥了半天，依舊沒撥開。他方纔直奔上房西邊，單有一個單間，有地道通到上房。李夥計把一軸畫卷起來，桌子移開，由地道而入。方一低頭向前走，走不動了，彷彿有甚麼阻住。掌櫃的李虎在櫃房等了半天，不見李夥計出來，叫劉夥計去瞧瞧。劉夥計拿了一把刀，來至上房，見那門也沒開，也不知李夥計往哪去。劉夥計便直奔上房東邊，也有一個單間通到上房，有地道。他到了那東間把桌子挪開，畫條卷起。打算要由地道進去。及下地道向前走不過去。把李虎、孟四雄等了半天，不見李劉兩夥計回來。二人等急了，各持鋼刀一把，扑奔上房，見門閉了，也不知兩個夥計往哪裏去了。李虎用刀將門撥開，二人來至外間屋中，入神一聽，西裏間屋內鼻息如雷，方纔把西裏間帘子用刀一挑，往屋中一看，見和尚頭向南，伸著脖子腦袋，將抗簾搭拉著，那兩人睡的人事不知。李虎想：“合該你三個人該死。”放步向前，舉刀方欲殺和尚，見和尚沖他龔牙一樂，把李虎嚇了一跳，回身便要走。見和尚又睡了，李虎想：“敢是和尚做夢呢？我怎麼剛要殺他，他沖我一樂？”楞夠多時，復又近前把刀舉起來，往下一落，和尚用手一點指，用定神法把他給定在那裏，李虎也不能動。孟四雄在外面等了半天，看李虎舉刀不往下落，心中著急，方纔闖進屋中，伸手拉刀。羅漢爺施佛法大展神通，要捉拿賊寇，搭救高國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